

中國文學史(二)作品舉例上

王欣夫集注初稿

(一)建安詩選

曹操

魏志：太祖武皇帝，小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

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遷頓邱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按譙

為今安徽亳縣。

鍾嶸詩品曰：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又曰：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

次有蔡邕、孔鳳，自致於屬車，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元稹杜甫墓志曰：建安之末，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

陸時雍曰：孟德老而卓，詩多骯髒之氣。

鍾嶸曰：曹公詩志至而筆從之，氣至而筆與之，難與後世文士道。

沈德潛曰：孟德詩猶是漢詩，子桓以下，純乎魏響。

苦寒行

王僧虔技錄：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歌錄曰：苦寒行，古辭。樂府解題

曰：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宋志同。藝文類聚作文帝辭，誤。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詘屈，車輪為之推。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氏，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佛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或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糗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宋書樂志，分為六解，以車削為之推為一解，虎豹夾路啼為二解，遠行多所懷為三解，中道正徘徊為四解，人馬同時饑為五解，悠悠使我哀為六解。

何焯謂：此詩為征高幹時作。按魏志：建安十年，高幹以并州復叛，執上黨太守，守兵守襄國。公征幹，圍襄國，拔之。

太行：巴氏春秋高誘注：在河內野王縣北也。按今河南沁陽縣北。[魏巍]：羊腸坂：漢地理志：靈國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括地志：河內北，有羊腸坂道。黃節謂：征高幹時，從河內以窺上黨，取道懷，澤間，所上者河內之太行，所經者河內之羊腸也。[詰屈]：紆曲也。[躄]：踞也。[罪罪]：雨雪貌。[延頸]：猶引頰也。[佛鬱]：憂滯也。[東歸]：指譙郡而言。[故路]：宋書：

故作「徑」。薄暮無宿棲：宋書：薄暮無作「瞑無所」。六臣本文選作「暮無所宿」。[薄]：迫也。[取薪]：六臣本文選「取」作「采」。[糜]：粥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東山詩]：詩幽風篇名。周公既東征，述其徒來之勞，在外之久，以勞歸士者也。

吳伯其曰：「北上」二字，已伏下東歸，曰谿谷少人民，則真無人民矣，已伏下薄暮無宿棲。延頸者，望所懷也。水深云云，東歸不得，仍舊北上，故曰行行日遠而人馬同時饑矣。此苦實過東山！」

方東樹曰：「不過從軍之作，而取境濶遠，寫景敘情，蒼涼悲壯，沈鬱頓挫，比之小雅更促數倍，後來杜公往往學之。大約武帝詩沈鬱直樸，氣直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發重屈蟠，誦之令人意滿。後惟杜公有之，可謂千古詩人第一之祖也。」

世高里行

郭茂倩樂府詩集：魏樂府奏。

閩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跨蹏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帝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通鑑：初平元年春，閩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董卓在洛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強暴，大眾已合，諸君何疑？」是時閩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武。術既與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往吾家奴乎？」建安二年，術稱帝於壽春。[義士：指袁紹。] [羣凶：指董卓。] [呂布、李傕、郭汜之屬。] [孟津：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今河南孟津縣。] 此二句即沮授說紹所謂：「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涪邑」也。[雁行：戰國策：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 [嗣：猶言其繼也。] [還：音旋。言須臾之間也。] [自相戕：謂韓馥等諸州牧兵，與袁氏自相戕。

賊也。淮南：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有壽春也。通鑑：秦術稱帝於壽春。後漢書：術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蓋又改九江為淮南，治壽春也。刻重於北方。吳志：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使人浚井，得漢玉璽。故曰北方。鎧甲生蟻。韓非子：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漢書嚴安傳：介冑生蟻。蟻。

鍾惺曰：漢末寶錄，真詩史也。亦道盡屋破病根，惟玄德、伯符可免。或敗鼎足，局自此定。本初、公孫、景州輩落其目中掌中久矣。

沈德潛曰：惜古樂府為時。始於曹公。

方東樹曰：此言袁紹初意，年在玉堂，至軍合不齊，始與孫堅等相爭，而紹弟術列自異心。鎧甲以下，極言傷亂之慘，真撲雜濁，遠大極矣。

却東西門行
相和歌辭瑟調曲，此係魏晉樂所奏。黃節曰：却，回也。東西，日所出沒。

曰却東西門，有回車返駕之意。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以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邱，故鄉安可忘？

轉蓬：說苑：秋蓬惡於根木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不相當：不能

再連屬也。〔安得〕猶荀子勸學篇所言尚特也。楊佺法：「語助或方言耳。〔去四方〕：舍去四方征伐之事也。〔狐死正首邱〕：禮記：君子曰：狐死正首邱，仁也。」

朱止齋曰：「却東西門行，歌鴻雁，征戎曲也。道將士離索之悲以勸勞之。」

張玉穀曰：「此傷久征征役之詩。」

曹丕 魏志：文帝諱丕，字子丹，太祖太子。為五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

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魏文心雕龍才略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薄

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心授而才備，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

不競於鳴，而樂府清越，此兩辨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

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本為篤論也。」

陸時雍：「子桓優柔和美，詩之幽有餘芳，昔人謂其質如美媛，信然。」

沈德潛：「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氣。要其使媚婉約，能移人情。」

燕歌行

相和之辭平調曲。此曲為晉樂所奏，分七解。

歌錄：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樂府原題曰：「言良人征役於燕而為此曲。」

樂府正義曰：「燕歌行與齊謳行、吳趨行、合吟行俱以各地聲音為名。後世聲

音失傳，於是俱賦風土，而聲有漢末魏初遼東西為燕居所居，地遠勢偏，征

戍不絕，故為此者往往作離別之辭，與齊謳諸行又自不同。廣信所謂『燕歌

遠列，悲不自勝者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解：羣燕辭歸鵲滿翔，念君客遊多思腸。解：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解：賤妾燒燈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解：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解：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解：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

劉履曰：「此豈帝為中即將時，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歟？其曰慊慊思歸者，意其必然之詞。何為淹留者，又悵而問之之詞也。」

鵲南翔，文選：鵲作雁。禮記：仲秋之月，鴻雁來，玄鳥歸。多思腸：文選作

「思斷腸」。慊慊：玉篇：慊，切齒恨也。君何：文選作「何為」。賤：單也。援：引也。牽牛織女：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房，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天。辜：猶故也。文選云：臣法，張銑曰：婦人自恨與夫離絕，問此星何辜，復如此也。」

孫月峰曰：「七言古，前字有，至此始暢，比四愁詩度更長。」

王夫之曰：「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從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徑酣適，殆天授，非人力。」

張玉穀曰：「此仿栢梁句句用韻，而一氣捲舒者，創體也。今人過此體，概曰栢梁體，豈知栢梁乃聯句，文氣不貫乎？」

沈德潛曰：「和柔美順之意，讀之油然相感，節奏之妙，不可思議。」

曹植 植字子建，文帝母弟。十歲餘，誦讀詩賦辭論，凡四十萬言。善屬文。初

封平原侯，尋徙臨淄。文帝 貶安鄉侯，徙甄城，立為甄城王，尋徙雍邱。

明帝收其後儀，後還雍邱。東河。加封陳王。薨，謚曰思。卒年四十一。

生漢初三年（一九二）卒魏志六年（二三二）

鍾嶸詩 曰：陳思為建安之傑 公幹、仲宣為輔

又曰：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

今古，爾不羣。

教陶孫 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負。

沈德潛 子建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蘇李

而下，推大家。

方東樹曰：陳思天質既高，直懷忠義，又深以此同，遭過、閱歷，操心慮患，

故發言心惻，不詭於道，情之溢，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此詩之正聲，獨有

千不虛耳。

泰山梁甫行

相和歌辭琴瑟調曲。樂府曰 王僧虔按錄：有泰山吟、梁甫吟。樂府解題曰：

曹植改泰山梁甫為八方。藝文類聚樂部：論樂云：陳王曹植泰山梁甫行。一

本無泰山二字。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土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

小阻。柴門。蕭條。狐兔翔我宇。

黃節曰：此摘漢末黃巾起兵，人民流離而作。

八方。書：「司馬相如傳：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注：「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劇：「艱也。」林逋：「周禮夏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宇：屋

也。朱止齋曰：觸目作憂勤語，較漢堂淮南、濟北諸王，第執袴子耳。

吁嗟篇

魏志：裴注錄此篇云：「植嘗為瑟調歌辭。御覽、類聚皆作瑟調歌。樂府解題曰：曹植擬苦寒行為吁嗟。郭茂倩樂府詩集據之列於清調。」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風夜無休間。東西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迴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鸞鷖接我出，故歸彼中田？雷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宥宥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我苦難？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荻連。

張玉穀曰：「時法制待藩國峻迫，植於十一年中，三徙其國，故作此自傷。」

丁晏曰：「魏志本傳：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帝汲汲無歡，遂悉疾薨。」此詩當感徙都而作也。

朱述之曰：「此詩裴松之采入志注，大有史識。昭明不入文選，不無遺憾。此真仁人孝子之詞，可續三百篇者，定推此種。」

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回風：旋風也。飈：暴風從上下。定：與蕩通。
（八澤：即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五山：即五嶽也。）（根莖：草根一名莖。）
沈德潛曰：「靈轉之痛，至願歸糜滅，情事有不忍言者矣。此而不怨，是愈疏也。」
陳思之怨，為獨得其正云。

丁晏曰：「收兩語，痛心之言，傷同根而見滅也。」
送應氏詩二首選一

魏志：應瑒，字德璉。文章錄：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之不歸，不識汜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五臣注文選：良汪：送瑒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張玉穀曰：此在北芒送應歸家之詩。應家汝南，在洛陽之東南，歸途必過洛陽。而洛陽新亂，汝南亦騷動不寧，應氏之歸，心必皇遽，故亦為之傷感也。
北芒坂：洛陽之北芒嶺。頓擗：倒也。耆：禮記：六十曰耆，指使。疇：一井為疇。平常居：五臣本當作生，又一本作平生親。

何焯曰：「亦無甚新奇可喜，而思深言遠，一氣貫注，此為建安風調。」

方東樹曰：「先寫本鄉亂離之慘，蒼涼悲壯，與武帝苦寒行，仲宣七哀同其極矣。前半先述所見，末二句乃逗將遠適之意，章法伸縮之妙，又以結束上文，換筆頓挫。『平常居』此應自言所見。」

雜詩六首選一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水。時值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倪仰歲打暮，榮耀難久恃。

文選李善注：「六篇並列京以後，在荆城思鄉而作。」

張玉穀曰：「此首傷已之徒抱奇才，僕僕移藩，無人調護，最側而年將老也。」

〔南國〕謂江南也。〔江北〕集作北河。〔藝文類聚作〕江海。〔日夕宿湘水〕在集、

六臣本文選皆作「夕宿滿湘水」。王彥新詠作「夕宿湘川水」。〔水〕瀟也。〔難久恃〕難，類聚作「等」。

張玉穀曰：「通體以佳人作比，首二自誇，中四自憤，末二自慨，音促韻長。」

贈白馬王彪并序

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予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

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跡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

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削，與王辭焉，情亦成篇。

魏志：英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八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徙封汝陽公，

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年徙封楚，後坐罪自殺。然則黃初四年不當稱白馬王。沈世駿謂此詩題宜稱吳王。洪亮吉、梁章鉅則謂傳言七年徙封白馬，或誤。

任城王豹、陳思王植同為卞太后所生，時任城已為文帝忌死。世說新語：「文帝忌任城王驍狀，因杜太后問其過惡，並嗽素。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中毒卒。」魏志任城王傳註引魏氏春秋：「未朝不即得見，忿怒暴薨。」不如世說之得實。

文選李善注：「集曰：於園城作。」

謂帝承明廬，將歸舊疆。清晨發魚池，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凡得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承明：後宮出入之門。時文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舊疆：郵城也。時植雖封雍邱，仍居鄴城。首陽：山名。在洛陽東北，去洛水十里。伊、

洛：皆水名。

丁晏曰：「憲王愛親，纏綿其執，愈悲慨，亦愈深厚，小雅怨排而不亂，子建近之矣。」

太谷何寥寥，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按此章前人多主與第一章合為一章。

〔太谷〕：在洛陽西南。〔廡廊〕：空曠也。〔軌〕：迹也。〔循〕：長也。〔玄黃〕：馬病貌。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行。鬱行持難進。親愛在離處。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集鳴衡軌，豺狼當路斷。蒼蠅間白黑，讒乃令親疏。欲遠絕無蹊，攬轡止踟蹰。

〔鬱〕，愁也。〔行〕，屈也。〔鵲巢〕，豺狼，以喻小人也。〔衡軌〕，車轂也。〔蒼蠅間白黑〕，

毛詩：營營蒼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

變亂善惡也。間，毀也。

丁晏曰：『鳴集鳴衡軌』四語，直言不諱，指監國使者。卷伯之嫉讒也。

方東樹曰：本圖以下，敘述本事，詳盡明白，至痛無隱諱。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術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寒蟬鳴：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厲〕：疾貌。歸鳥赴喬林：魏志注，歸鳥二句在孤獸二句之下，〔喬〕作高。

方東樹曰：『感物傷懷，自己明道之』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

存者忽已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

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

〔違〕：離也。謂不耦也。〔同生〕：謂同姓也。見前注。〔存者忽已過〕二句：劉履、

陸時雍皆謂：『存者亡沒，當是互錯。』張云較謂：『言存者忽忽而過，至於此身亡』

沒，自足哀也。〔朝露〕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若朝露。」〔晞〕乾也。〔年
在桑榆〕喻人之將老。〔影響不可追〕謂已去之年，如影響之不可追也。〔顧〕念
也。〔啜〕嘗歎聲。

張玉毅曰：「此追悼任城之死，在此題則為旁意。然任城之死，白馬亦所心傷，
借以作陪，序中前半語，方不落空。」

方東樹曰：「此兼念任城之亡，以及存者，愈見沉痛。」

心悲動我神，棄我莫後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慇懃。夏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分〕猶志也。〔衾幃〕被與帳也。〔蓋用漢蓋恬兄弟同卧之義〕憂思成疾疹二句

、魏志注也。〔倉卒〕匆遽貌。

沈德潛曰：「此章無可奈何之詞。人當極無聊後，每作此以強解也。」

方東樹曰：「此傷痛無如何，轉作自寬語。收二句又倏轉回，言終不能寬。反覆
回後，愈見悲痛。按或解作慰勉之詞，非。」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喪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玉其愛玉體，俱為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
辭。

辭。

〔松子〕赤松子也。古之仙人。〔欺〕今本作期，誤。方東樹曰：「乃此時急語。」

作期字散漫無謂，是不識文勢矣。斯須，即須臾也。此即序所謂「大別在數日」

也。(享)：受也。

深德澄曰：「末章如賦中之亂，幾於生人作死別矣。」

方東樹曰：「只是放聲長號，生離死別，盡此須臾，千載讀之，猶為墮淚，何況當日。此真不愧三百篇與觀怨之教，雖聖人見之，亦必取笑矣。」

許學夷曰：「子建贈白馬王詩，體既端莊，語復雅鍊，盡見作者之功。末句美極稱之。謂悲婉宏壯、清事理境，無所不有。」

方伯海曰：「入手以行期之速，歸塗之難，不敢一刻停止，是親王歸國，不異放逐。兄弟謀其同共宿，歸國不得與偕行，是有司監防，不與羈囚。中則刺因與王生離，痛及死別，不得已歸之天命，勉以與同白首，以已待兄弟之厚，正友形子桓待兄弟之薄。纏綿怨毒，俱從肺腑中流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真可上繼三百篇矣。」

孔融：融字文舉，魯國人。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為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以忤董卓，出為北海太守。累遷大中大夫，數以書劾曹操，為操所害。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求師。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

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零露上邱墟，但見蒿與薇。白滑歸黃泉，肌體兼塵飛。

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門厚息，爾死我念追。

雜詩二首選一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求師。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

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零露上邱墟，但見蒿與薇。白滑歸黃泉，肌體兼塵飛。

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門厚息，爾死我念追。

倪仰內傷心，不覺淚注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漢〕同舉詩：鄭風：黍稷薿。涉漆。司子：古文嗣字。子嗣也。

沈德潛曰：少陵奔先詠懷有「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句，覺此更深可哀。

潘德輿曰：哀切至此，不忍卒讀。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魏祖解為丞相掾，賜爵國侯。魏國既建，拜侍中，卒年四十八。生漢熹平六年（一七七）卒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

鍾嶸詩品曰：魏王粲詩，發慷慨之詞，文質而有秀麗。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此魏文有餘。按何焯曰：仲宣最為沈韓顯樞，而鍾記室以為文秀而質麗，殆所未喻。

陸時雍曰：仲宣詩近子桓，稍帶綺麗。四言長於言情，溫厚典則，深得小雅遺教。

七哀詩三首選二

宋葛立方韻語彙編：痛而哀，或而哀，心而哀，怨而哀，身自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涕之七哀。

吳魏樂府古題要解：七哀起於漢末。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後棄甲冑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饋問號泣聲，揮

涕獨不流。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李光地曰：「此蓋依劉表時作，寓念被周京之意。」

方伯海曰：「此篇是來荆州，見人骨肉相棄而哀。」

〔象〕，道也。〔邁〕，與構同；或也。荆蠻，荆州之蠻也。〔親戚〕，父母也。〔未知身死處〕二句，此婦人之辭也。〔霸陵〕：漢文帝葬霸陵。〔下泉〕：詩經篇名。毛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沈德潛曰：「此杜少陵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之祖也。」

潘德輿曰：「哀痛迫切，小雅之遺。」

方東樹曰：「其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于建。」

邊城使心悲，昔我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痊。

登城望遠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子弟多傷虜，哭泣無已時。

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豈意不知卒，去來勿與諮。

方伯海曰：「此篇是去荆州，因日暮景物蕭條而哀。皆亂離景象。」

〔更〕：歷也。〔截〕：斷也。〔邁〕：與治同。〔亭燧〕：亭為道路所舍，燧為遠燧，邊有警則舉火。〔戍〕，邊也；戍守所以止寇賊。〔豈意不知卒〕：言戍卒苦甘，各安其故，不知遷也；以此久留茲者。〔諮〕：謀也，問也。

方東樹曰：「此等詩真嗣二雅，昭明之選，乃佚此篇，可謂無目。」又曰：「蒼涼悲」

「不知遷也；以此久留茲者。〔諮〕：謀也，問也。」

方東樹曰：「此等詩真嗣二雅，昭明之選，乃佚此篇，可謂無目。」又曰：「蒼涼悲」

「不知遷也；以此久留茲者。〔諮〕：謀也，問也。」

方東樹曰：「此等詩真嗣二雅，昭明之選，乃佚此篇，可謂無目。」又曰：「蒼涼悲」

慨，才力豪健，懷思而下，一人而已。

陳琳 琳字孔璋，廣陵人。初為何進主簿，避難冀州，袁紹便典文章。武帝克紹，辟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後徙門下督。卒。

飲馬長城窟行

擬漢相和歌辭，瑟調曲。水經注：余至長城，其下注：有泉窟，可飲馬，古詩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家自有糧，舉築諧汝聲！
男兒寧當高格鬥死，何能沸海爭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為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行事表，慊慊心意閒，明知邊地苦，遠妾何能久自全？

樂府解題曰：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

〔稽〕：留滯也。〔大〕：漢書地理志：太原郡，秦置。〔官〕：作：官府之役也。〔程〕：期限也。〔諧〕：汝聲。〔汝聲〕：舉大水者歌邪辭。〔諧〕：汝聲。謂諧眾力之聲。如所謂歌邪許也。〔怖〕：畏不樂也。〔健〕：玉臺新詠作健兒。〔內舍〕：舍中也。〔姑嫜〕：婦謂夫之母也。〔他家子〕：黃節謂：當指其妻。古人謂女亦曰子。〔舉〕：養